高考那天的一碗鸡蛋面

□胡高兰



前几天刷到一段短视频，有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：参加高考的你，考的不只是试卷，更是前途和未来生活的底气，书桌上读过的每一页书、熬过的每一个夜晚，都是未来选择人生的勇气。

看完这段话，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多年前的高考盛夏，脑海里首先浮现的，不是堆积如山的试卷，也不是紧张的考场，而是下暴雨那天，班主任田老师为我们煮的鸡蛋面。那碗朴素的面里，蕴藏着温柔的师恩，也成了我青春岁月里难忘的高考记忆。

如今，每次看到考场门口簇拥的送考家长，我总会感慨时代的变化。我们当年高考时，很少有家长送考守候。我们一群学生，揣好准考证和文具，结伴自行奔赴考场，懵懂又忐忑，独自迎接这场人生重要的考试。所有的紧张和压力，都只能自己默默消化。

高考那几天，我的状态一直不稳。尤其是考前一晚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海里全是背诵过的古诗文、整理过的作文素材，及一次次模拟考的错题。焦虑，迷茫，生怕多年的努力因一时失误而付诸东流。直到天快亮了，我才勉强眯了一会儿。走进考场时，我满身疲惫。当笔尖落在试卷上时，日积月累的知识慢慢涌上心头，我慌乱的心才渐渐沉静下来，平稳地完成了整场考试。

考完语文，暴雨倾盆。雨水积满了校园的道路，积水没过脚踝，路面非常湿滑。住校的学生回不了宿舍，食堂也被暴雨冲垮，我们一群人挤在教学楼的屋檐下，看着灰蒙蒙的雨幕，手足无措，又冷又慌。

就在我们一筹莫展时，班主任田老师抱着几把伞匆匆赶来。她看着狼狈的我们，赶紧温柔地把伞分给大家，并带我们去她家避雨吃饭。我们几个人挤在一把伞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里，裤脚和鞋子都湿透了，冷风夹着雨水打在身上，心里却因田老师的出现，瞬间安稳了下来。

我们一进门，田老师便转身扎进厨房。不多时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了桌。面条筋道，汤汁温热，上面卧着圆圆的荷包蛋，简简单单，却暖得人鼻尖发酸。因分量太足，我吃到一半就再也吃不下了，满心愧疚地向田老师道歉。她却笑着摆手，轻声安慰：“不用勉强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”

那时的我，觉得这碗面格外好吃，只怪自己肚子太小，装不下田老师满满的心意。如今再想起这一幕时，才真正读懂了其中的温柔。高三那年，我们埋头苦读，被压力裹挟，常常疲惫又沮丧。而田老师始终站在我们身后，她看得见我们熬夜刷题的辛苦，也懂得我们考前的焦虑。那一碗鸡蛋面，哪里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，那是考试期间，田老师给我们无声却坚定的托举。

曾经以为高考是一场孤军奋战，我后来才懂得，在拼搏的道路上，始终有老师的陪伴。多年以来，我尝过无数美味的面食，最难忘的，仍是田老师给我煮的那碗鸡蛋面。平凡的烟火暖意，真挚的师者仁心，让后来也成为老师的我愈发明白：人这一生的底气，一半源于自身的坚持，一半来自师长的成全。在这世上，除了父母，很少有人会像老师那样，毫无保留地期盼你成功。

难忘那年中考

□林密

八五级初三复读，瘦弱勤勉的我精力不逮，常靠父母催促，按时睡觉，晨起读书。预选揭晓，总分只比中师预选线多13分，强项语文再次发挥失常。父亲没说什么，却比说了什么更让我自责。我明白，该拼命加油了。“光是每天的早饭，妈妈都难得煮啊！”这是父亲的敲打，亦是我的加持！

那时候，用铁笔在钢板上刻蜡纸，用油墨手工印制试卷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，手经常是黑的。沾了油墨的手，要用煤油混合肥皂才洗得干净。一年下来，各科试卷三四百张，“把这些试卷做完并消化大部分，基本就能上中师中专了！”那时的口号很实在：“中考决定你是穿草鞋，还是穿皮鞋！”校长亲自挂帅教化学，主任教政治，教师抓得紧，学校考得勤，学生排名分析是常态。那时没有电脑，统计数据的工作量可想而知。父亲适时通报相关信息：前十名有何变化；曹同学每晚抄录化学课本三四页；周同学初三的文言文注释能背通本；林同学一三五晚上复习语文，二四六晚复习数理化，礼拜天综合复习；冯同学每早上坚持跑步半小时，养精蓄锐，备足体力最后冲刺……我也铆足了劲，放晚学回家集中力量攻坚克难，尤其是物理。当时热播武侠电视连续剧《霍东阁》，父亲说，请你看一集吧，我也没去。

初八四级，是父亲——一位高中文凭民办语文教师的高光时刻，中考成绩排名全县第五。至于初八五级中考前景何如，尤其是我能否考上，父亲虽然心里有点数，但考试结果谁能说得准。他想方设法为我铺后路：到处托人情，终于找到转弯抹角的亲戚，在县一中颇有些威望，看了父亲带去的我的十几张数理化高分卷子……终于谈妥了，让我放心参加正考！父亲又紧握着我的手，叮嘱正考时要“慢中求准，准中求快，心态放平，莫考虑是穿皮鞋还是草鞋……”

正考结束，父子俩走在故乡狭长的石板路上，风轻轻吹来问话：考得到多少分？我肯定地回答：“最低430，最高440。”父亲眼底掠过一丝忧郁，说，题简单，估计录取线要440分。又问：作文《美，就在我身边》，是我们练到的原题，你是按我评讲过的例文写的吗？

不是。我低声回答。一点也不敢提把评讲例文搞忘了。

我四十分钟做完前面的考题，花一个多小时用心写了一篇技巧讲究的作文，应该还行吧？说出口的却是：课内阅读《人类的语言》，您也出到了原题。

嗯。父亲鼻音回答。

沉默，一路的沉默。我分明听到父亲轻轻的叹息声。

等待的日子，像推磨一样，循环往复，单调漫长。每天晚上，父亲就在屋檐下散步，或在偏屋不停地抽烟，不与任何人交谈，而是反复抄录经典古诗文：天门将至百运开，拂尘轻笑问仙来……

有天晚上，电闪，雷鸣，雨落，夜深了，父亲与母亲谈话竟被我偷听到：要是大娃儿读不成中师上高中的话，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20元，我一个月工资才28元，这几年喂猪也怪，光扯拐……

参加正考前，学校统一食宿，每生需交75元，父亲为了节省这笔“巨款”，竟天天带着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馆子，住宿也跟父亲挤一张床。吃了两顿馆子后，校长知道了，狠批父亲：“钱重要，还是林密的前途重要？还是你的面子重要？”父亲第一次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，点头哈腰称是……

漫长的等待，满心的期盼。“上线了，大娃儿，语文91，数学95……总分433，超男生师范录取线20分！全校参加正考33人，上线28人，比初八四级还厉害，创历史新高，估计进全县前三！”那天，天刚擦黑，父亲就拿着一张纸兴冲冲地跨进屋大声喊道。低矮漆黑的灶屋，像骤然响起炸雷，声音亮堂得很！

去县城体检的前一晚，夜宿县工会宾馆，我用盆子端开水上楼冲澡，不慎跌倒，盆中的开水像瀑布倾泻而下，左手臂被烫起了一连串亮晶晶的水泡，一碰到，就疼得直叫唤。和校长、主任谈笑风生的父亲听闻，气得脸青面黑，在宾馆走廊上歇斯底里地冒火。全楼层的人都跑出来瞧热闹！内向的我，更是噤若寒蝉。校长赶紧把父亲拉进屋，主任也安慰我：“赶快去医院打吊针、擦碘酒，明天体检前会消些肿！莫气，你爸千算万算算到了考题，却没算到这临门一脚！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确实是因高兴而大意了，但并非所谓的考上中师就得意忘形！可对父亲就不一样了，如果因为体检而读不成中师，我就只有读高中，全家又要负重前行，且至少要等三年！年幼的我，哪里知晓生活的艰辛，父亲那一年365天的日煎夜熬！

第二天体检时，校长、主任在警戒线外远远观望。因为只是外伤，我成功过了关。在考嗅觉时，我连煤油、酱油都傻傻分不清。一位长发女医生让我猜了三次，我才终于过关，那位女医生真是通情达理。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，考上中师、中专，不亚于如今考上“985”大学，考上就是端上铁饭碗，国家包分配工作，那是多少农村家庭梦寐以求的大事！

四十年了，青丝染白霜，亲旧离故乡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主任说的那句话：林密，你考上中师，你爸的每一根神经都带着欢笑！